



船行到老船闸，一长串的单放、拖船、小火轮、小舢板和竹排等候提闸放行，她依然没有失掉希望，她把脚从雨布里伸出来，如果他看见，他就明白那是她。过了闸，下雨了，船加速，她把脚缩回来，又哭了，满满地都是她的眼泪。在众多城市之间辗转，她还喜欢过两个人。一个至今还在深圳，老婆孩子想来都有了；当初散伙是因为她要离开，他不想动。一个领养天送后散掉的；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放着自己的好零件闲置着不去生养，偏要从孤儿院里领养一个；而且，尤其让那个跟她从郑州一起来北京的男人不能理解的是，为了保证给天送足够的爱，她打算再生孩子；那好吧，那男人幽怨地说，跟你的天送一起过吧，我撤。

“我知道你不是处女，”高天绞着两只手，“这个年龄要还是处女，有点儿可怕。我就是一想到天送可能是你跟另外一个男人生的，我就不舒服，半夜想起来都要挠墙。”

“区别就在于一个生了孩子，一个没生？”

“对不起，允许我打个恶俗的比喻：我知道有扇门被别人进过了，但是你知道被进过跟看见门边写着‘某某到此一游’，那感觉还是不一样。”

“明白了，如果天送是我生的，那他就天天提醒你，某人到此游过了。”

她无心吃饭，一动不动看对面的人。几日不见，这个男子变得单薄了，头发有些乱，唇上有了白屑。他的呼吸好沉，紧闭的双目夹出一溜长长的睫毛。鼻子和唇部宛如画出的一般俊美。只有这个时刻，她才能如此端详。憋儿叩门，进门瞥一眼睡去的人，轻声说：“冷大人那边好了。”一声低语把人惊醒，舒莞屏搓搓眼站起。小棉玉叮嘱：“去吧。须慢慢道来。”“明白。提调，今夜我一定要见万玉大公。”“公子莫要慌促。”

冷霖渡已站在那条长案前。“公子辛苦了。快些坐下，说与我听。”冷大人开门见山，无一句寒暄，递上咖啡，将座椅移近一点。舒莞屏未饮一口，不再停歇地说下去，一口气说过全部关节，最后稍稍提高声音：“大人，我们只有五天时间了！”说完紧盯目光低垂的冷霖渡。他无法掩饰乞求的语气：“国师大人，只有快马牒令，才能救下这个人！”冷霖渡站起，没有回应。舒莞屏迎着他的背影，几乎发出了呼喊：“即便将其解押河西，囚在这里也好！”冷霖渡缓缓转身：“你以为他会做我们的囚徒吗？”舒莞屏看着他，一时未能回答。

“公子已经尽力，剩下的事情就由他人去做吧。”冷霖渡坐下。舒莞屏满脸红涨，一双缠裹红丝的眼睛再次睁圆。冷大人哼了几声，皱眉，叹息，踱几步，抬头看他。“大人！”他叫道。冷霖渡目光转向别处，然后发出允诺：宽赦那个革命党人，也饶恕两位副都统。舒莞屏拐肘撑在案上，喘息急促。他实在太累了，有些支持不住。冷大人像自语，又像对刚才的话加以补充：“此事自然要由大公裁决。可惜啊，那位北方特使许下的所有美意，都被他们自己丢弃了。”舒莞屏端起杯子，不小心将咖啡泼在了衣服上。他由冷大人的惋叹，想到了那位革命党人的话。啊，那个夜晚，对方也对背弃与苟且发出了痛斥。一句质询差点冲口而出，最后还是忍住了，说道：“冷大人，我想快些拜

福小说，“我还以为有在职博士学位的人都没能力恶俗了呢。高总，你不应该来找我，应该找心理医生。”

“对不起。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一看见你乌黑的长辫子，我就止不住地兴奋。”

“辫子我可以剪。”福小说，“你前妻也留了长辫子吗？什么样的男人有那么好，让她玩命地跟你离？”

“别提那女人！”高天噌地站起来。“她怎么能跟你比！”

福小说：“高总，是你在比。”

“不能把天送给别人抚养吗？抚养费我来出。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不能。”

十八年前，弟弟割破左手的静脉，福小眼睁睁地看着他血流光了死掉。

十一岁的夏天，天赐在傍晚的运河里游泳，黑云像赶集一样往花街奔跑，雷声和闪电在后面追赶。那个傍晚仰脸看过天的人都说，分明看见一只大手在天上推动，从岸上往水里推船见过吗，在布满车辙和牛蹄印的土路上推十二只大汽油桶见过吗，割倒的麦子打成捆往打谷场上推见过吗，三匹马或者两头牛拉着的直径一米三的石碾子见过吗，黑云和雷电就以那种形式往花街和运河云集。东半天是黑的，西半天是红的，黑暗的河水从底下往上翻。天赐和伙伴们在石码头西边两百米处游泳，别人都上岸了，他还在跟另外两个孩子比试，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运河从南到北游上四个来回。天赐游得很快，在他最后一个来回即将靠岸时，一道雪白的闪电擦着他鼻尖插进运河，他被吓傻了。

很久以后从水里抬起头的伙伴才听见雷声。在岸上的伙伴说，那闪电有几千米长，一直通到天上。但是天赐说，哪有什么闪电，他只看见一条白蛇从天上钻进水里，眼睛血红，牙齿靛蓝，嘴张开来有笆斗那么大，进了水就像钨丝一样缠上他，搅得河水咕嘟咕嘟冒泡泡；他看见自己光溜溜的身体如同灯泡一般亮起来，他感到有一种类似疼痛的麻从头到脚贯穿了他，身体就透明了，空起来，像枚鱼鳔那样漂

起来。

天赐坚持认为自己遇到的是很长很长很长的白蛇。说“很长很长很长”的时候，他的下嘴唇包不住舌头，口水流了一肚皮。说完了他就笑，眼睛也开始不聚焦。单从眼睛看，你不知道他究竟在看什么，因为他的两只眼看的是不同方向。下次再说，在“很长很长很长”之后又多了一个“很长”。此后，直到他血流尽而死，单白蛇的长度这一条就够他说上五分钟，口水得流上半碗。他被吓傻了，傻得很彻底，初医生的针灸和中西药治不好他，初医生老婆的招魂术也召回不了游泳前的景天赐，初医生他妈，就是初平阳的奶奶，那时候还活着，她的道行比儿媳妇据说要高（当年，初老太太替儿子相中这个媳妇时，看上的就是初平阳他妈行巫方面的天赋。尽管那时候作为姑娘的初平阳他妈专心地相信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科学，根本不懂法术为何物，看见了也十分地瞧不上，那啥呀，封建迷信），老太太拿出了珍藏多年、秘不示人的民国元年的四块银圆，画地为城，分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个方位给天赐召唤过去，累得差点虚脱，白头发掉了一把，依然没能召回。

景侔子带天赐也去了很多家医院，镇上的，县里的，市级的，省级的，据说还到过北京，连传说中可能有偏方的僻远之地都去了，含有壁虎尾巴、蜗牛角和公推磨虫左腿的粉末的大黑药丸子就吃了一百多个，天赐还是没被治好。不仅没能治好，眼看着越发严重，稍微受点刺激就突然暴戾起来，摔锅砸碗倒是小事，关键是会伤人。过年点个鞭炮，过路的船只响个汽笛，自行车爆了胎，狗见到陌生人的狂吠，肺活量大的人打一个大喷嚏，都能让十一二岁男孩的神经立马动荡起来，逮着什么砸什么，所有器物在他手里都可能成为武器，包括他自己的两只手。

有一天孟弯弯家的公鸡经过他身边时突然打鸣，天赐迷蒙的眼神瞬间尖锐，一把抄起公鸡的脖子，以成人都望尘莫及的速度扭断了鸡脖子。断了脖子的公鸡继续往前跑，脑袋垂在一边，如同一架失事的战斗机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张炜（连载 97）

见大公！”冷霖渡拍拍他的肩膀：“公子歇息吧，我即刻向大公禀报。”

这一夜舒莞屏终得深睡，做了一个大喜过望的梦：一匹通身闪亮的栗色大马，一个英俊骑手，伴着嗒嗒蹄音消失于大山后面。他醒来一直咀嚼那个梦景，说一句：“当然是快马牒令。”梦果然灵验，早餐前憋儿报来瘦削青年送达的讯息：大公已经采纳冷大人的奏请，即日飞传牒令。舒莞屏看着憋儿，泪水再也无法抑止。他们两人策马驰向沙岗，只为了与提调分享美好的消息。小棉玉听了，欣悦之余问：“大赦后，那位革命党人会去哪里？”舒莞屏答：“当然是回到义军营地。”小棉玉不语。

舒莞屏安歇两日，仍觉乏力。他在榻上卧读，时而闭目养神。架上书函旁，那对闪烁荧光的小海雀安静如昨。他把它们抓在手中抚摸，心里默念：“大公。”好像刚刚记起大公身染风寒的事，这会儿又加一句：“愿大公早日康复。”偶尔展开冷霖渡大人的那叠文稿，越发觉得译笔拙劣：一场旷日持久的劳作让自己失望。他用一支笔勾勾画画，始终无法尽意。思绪一次次回到东部营地，最难挥去的是与之分别的场景：嘶哑的声音、火把下尖利如钉的双眼。耳边又响起对方那番赠言。他站起，打个愣怔。

扳指算来已过去六日。如不出所料，正该是那位兄弟走出囚室的日子。舒莞屏来到廊外，在刺眼的阳光下望向河东的方向。心中急促，胸部憋闷。他大口呼吸，倚倚廊柱不再移动。东部之行使人身心俱疲，噩梦萦绕已是常事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（连载 51）

陈彦

虽然穿了何所长 的警服，戴了何所长的大盖帽，瘦皮邋猴的，帽子还有点戴不稳，甚至给里面塞了棉花、垫了报纸，可看上去毕竟是正经威武了许多。

这天从下午到晚上，派出所道场 拥满了人，比看戏都热闹。尤其说叫驴摔死了，来看热闹的就更多，说啥的都有。只听他娘把嗓子都号干了，还是那句老话：“你个扫帚星哪，咕咚一死，为公家卖了命，让老娘咋办呀……”

北斗镇只要死了人，半下午就有来做道场和唱孝歌的。道场是和尚或道士做法事，县公安局来的领导坚决不同意，说这是公事，不能搞封建迷信那一套。那几拨临时剃了头、穿了法衣、捧了朱砂符咒的人，钱就挣不上了。但唱孝歌是一种风俗，也是守灵的一种手段，内容无非是劝善尽孝，还有前朝后代、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的故事。灵堂空旷，且是清明时节，细雨纷纷、北风呼呼的，天刚撒黑就冷得人有些撑不住，唱一唱能把人留住帮忙守灵，也就让唱了。

孝歌的头腔开得极其浪漫又哀伤备至：

一对鼓槌圆溜溜，

孝家请我开歌路。

开天天有八方，

开地地有九州。

开喉喉有百转，

开歌歌有千羹。

唉——

为人在世有什么好，

说声死了就死了，

亲戚朋友都不知道。

亲戚朋友知道了，

亡人已过奈何桥。

阴间不跟阳间桥一样，

七寸宽来万丈高。

大风吹得摇摇头，

小风吹得摆摆摇。

两头都是铜钉钉，

中间抹的花油胶。

天上雷公在吼叫，

地下火狱呼呼啸。

阎王前边猛喝道，

小鬼后边拿叉剑。

有福亡人桥上过，

无福亡人跌下桥。

早上过桥桥还在，

晚上过桥桥抽了。

亡者回头把手招，

隔断了阳间路一条……

叫驴他娘已被这孝歌的开头，唱得快哭晕死过去，被人抬到派出所客房 搬下了。她还直骂自己，不该选了个扫帚星 出没的日子，生了存

驴。驴本来是个贱物，阎王瞎了眼睛也要，存都没存住哇！

大伙也都议论，驴就没个好名声，啥子驴唇不对马嘴、好心当了驴肝肺、卸磨杀驴、黔驴技穷，老戏《窦娥冤》里最瞎的一个丑角叫张驴儿，《包公三勘蝴蝶梦》里一个瞎瞎丑也叫赵顽驴。看来这就不是个正经名字么。

安北斗哪里事急，就朝哪里冲。见老人晕死过去，就扑进客房，又是掐人中，又是规劝地说：“蒋婢，别怨自己，也别怨存驴了。扫帚星也不是一颗坏星星，它的形状像扫帚，其实叫彗星。咱们太阳系多得很。”因为大家都怨扫帚星，安北斗就多说了几句：“这种星星是冰块组成的，在运行到太阳附近时，因为温度太高，冰块融化解散了，就形成几千万公里甚至几亿公里长的明亮尾巴，它是一种很美的天文现象。存驴兄弟最后是追逃犯死的，不就跟这彗星一样，融化得很美丽吗？”安北斗像诗一样的天文学解释，倒是让大家听懂了，可对于蒋婢，好端端一个儿子，突然融化解散了，美是美丽了，养儿防老可指望谁呀？

孝歌开完“歌路”，就从盘古开天辟地唱起了。

在另一间房的谈判桌上，蒋家的亲戚在漫天要价，派出所的代表在就地还钱。

县公安局最后征求何首魁的意见，问该咋办。何首魁一口咬定：“恐怕得给存驴一个名誉！”

“给啥名誉，莫非还想弄个烈士不成？”

“烈士也是人当的。那就报烈士吧！”何首魁反倒被激恼了，并十分坚持。

安北斗都有点诧异，按叫驴平常的表现，是怎么都与“烈士”这两个字联系不起来的。可何所长说：“蒋存驴这些年一共帮派出所出警达三百次以上，没有要过任何费用，除了我们偶尔主动给他一点补贴，他就是觉得跟派出所一起出警风光。不让他来他偏来。是做出了不少牺牲的。”

孙铁锤也插话说：“叫驴在村上也没少出力。平常敲个锣、跑个腿、喊个人啥的，也都是尽义务，他就爱在人前嘚唬。昨天下午还在满村动员入股，忙镇上的点亮工程呢。何所传呼一叫，掉掉摩托，就端直飙到派出所了。说英雄模范好像不像，怕惹人笑话，可是……”

“惹谁笑话？他此时就是英雄，就是模范，就是英烈！”何首魁急得都要从床板上挣扎起来了。

（未完待续）